

古今治平略

7 保4
5071
25-12



卷之八
三十一

印
5071
卷 25-12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八

豫章 朱 健子强父著

弟 朱 徽子美父訂

海昌門人郭維城亞禔父較

貢舉篇

三代貢舉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而賓與之一日六德知
仁聖義忠和二日六行孝友睦嫻任恤三日六藝禮
樂射御書數鄉大夫受教法于司徒退頒于鄉吏使



古今治平要略 卷一
各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于是閭胥則以歲時比衆讀法而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則以月吉屬民讀法而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黨正則以四時之孟月吉日讀法糾戒之及正歲屬民而書其德行道藝者州長則以正月之吉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至三年則鄉大夫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衆以禮禮賓之厥明獻其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

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也遂大夫三歲大比率其吏而興氓亦如之是以凡士鄉先論其秀者升諸司徒日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日俊士既升而不征者日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日進士大畧當其時仕進有二道有繇鄉學而進者有繇國學而進者鄉學則掌于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學則掌于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繇選士而爲造士是鄉學所進者則用之爲鄉遂吏繇俊士

而爲進士是國學所進者則論辨之爲大夫士此其
大較也至于在內則有國子之選舉諸子所謂春合
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者是也在外則
有諸侯之獻貢射義所謂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
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
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
者不得與于祭數與于祭而君有慶數不與于祭而
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是也夫論成
周選舉之法孰不知鄉舉里選之爲公論三年大比

之法孰不知德行道藝之爲重然亦思周之選舉不
屬他官而屬之教官者夫豈無意歟蓋必有以教之
于平時斯可以與之于異日既有以書之于每歲斯
可以考之于三年且以鄉大夫賓興之制觀之三年
大比則合六鄉之民而考其德行道藝有德行者爲
賢則興其賢有道藝者爲能則興其能既有賢能之
可興則鄉老以三公之尊卿大夫以六卿之貴與夫
六卿之吏以士大夫之賢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
夫以六鄉之民得與士大夫相酬酢是以賢能之可

尊而尊其人也。賓之明日，公卿群吏乃以其書而獻之于王。王乃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內史掌詔王治，乃書其貳，將以詔王用之。夫以六鄉之士而可以當天子之拜，可以聯祖廟之藏，是又以賢能之可敬而敬其書也。所謂賢能者，曰德行道藝而已。六鄉之民，果何修而臻此耶？蓋自卿大夫以正月頒法教民之時，而其考察者，即德行道藝也。黨正以正歲屬民讀法之時，而所書者，亦德行道藝也。族師所書，雖曰孝友睦姻有學，閭胥所書，雖曰敬敏任恤，無非德行道藝。

中物，不惟是爾。大司徒掌教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即此物也。以至司諫，雖非六卿之吏，而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皆此物也。平日之教者，以此則今日之興者，亦以此。平日之書者，以此則今日之考者，亦以此。教之之初，已為賓興之地，興之日，尚何負于賓禮之隆哉！大哉成周之教，不獨六鄉為然也。宮正之糾，宮衛必曰糾其德行，教之道藝，師氏保氏之教，國子必曰教以德。

行養以道藝是無往而不爲德行道藝也而况于三年賓興之選乎然鄉大夫旣以大比而賓興矣又曰退而以鄉射五物詢衆庶者蓋將以是而示人之激昂而爲賓興之繼也鄉大夫以射禮而詢衆庶則六鄉之民又將因射而知自勉矣故又曰比謂使民興賢是民自知其賢而興之矣出而使之爲長則民豈有不服者哉使民興能是民自知其能而興之也入而使治其事則事豈有不理者哉賢能之興皆出于民此鄉舉里選之所以爲公也以所興之人而還以

長之必能興利除害而與民相周旋以所興之人而還以治之必能趨事赴功而與民相勸助故入而在官府治事者此人也出而在比閭爲長者此人也則是在官臨民者孰非德行道藝之人哉後世選舉之法壞人自科目始吁科目豈能壞人亦教之者有以壞人也鄭司農謂興賢若漢舉孝廉興能若舉茂才不知漢之平時所教者果孝廉茂才否夫教之以利祿之學則所舉者皆利祿教之以詞章之學則所舉者皆詞章所教在此所學在此則所舉在此科目未

足壞人才而教化已先壞人心術矣後世言者非不知鄉舉里選之為可復然平時無德行道藝之教而一旦欲行德行道藝之選豈不迂哉

兩漢貢舉

漢制舉士策于天子者曰賢良方正察于州郡者曰孝廉茂才升于學較者曰博士弟子下至上書射策論列時政及掾吏稱職公府辟召亦得以自奮其間大則取其行次則取其學又次則舉其言又次則取其能大抵當時文網希濶搜羅俊彥繇人主意為之初無定額至其後諸帝因日蝕地震山崩川竭諸天地大變輒詔郡國舉士以吞缺失率以為常而其有要任特使皆各標其目而令舉之于是又有所謂三

兩漢貢舉

卷十八

六

古今治平畧 卷十八
老孝悌力田直諫下詔特舉童子武勇及任子入賞
從軍良家子諸目不一初高祖草創之始未遑立制
至十一年乃詔曰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
于齊桓皆得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
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繇進今吾以天之
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爲一家其長久世世奉宗廟
亡絕也賢士旣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
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
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鄭侯下諸

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
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癘
病者勿遣此選舉之始也文帝二年以日食詔舉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十二年詔曰孝悌天下之大
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
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廉令豈實人情是吏
舉賢之道未備也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
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以言時賈山言曰
今陛下念思祖考述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

古今治平略
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日將興堯舜之道三代之功矣天下之士莫有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史而乃與驅馳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于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于政矣夫士修之于家而壞之于天子之庭臣切愍之陛下願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以成就大業帝嘉納焉至武帝建元元年時帝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數百而四方之士多上書言事自街鬻者千

計其不足採者輒報罷丞相綰奏所舉士多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俱罷奏可元光元年舉賢良廣川董仲舒對策以爲今吏旣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

可得而官使也。帝覽其策，三試皆異之，遂擢爲江都相。而下詔郡國舉孝廉各二人焉。五年，復策賢良公孫弘。先時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罷。至是，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辭願更選國人固推之。弘乃至太常上策，時對策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是年又徵吏民有明當時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元朔元年，詔興廉舉孝，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必有我師。今或闔

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于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勵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

古○今○治○不○舉
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
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五○年○制○詔○補○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弟○子○一○歲
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
爲○郎○中○者○太○常○籍○奏○焉○久○之○有○司○以○掌○故○皆○以○文○學
禮○義○爲○官○而○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
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
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
多○者○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

屬○備○員○焉○又○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不○滿
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
曰○德○行○高○潔○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
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
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中○決○斷○才○任○三○輔○縣○令○後○漢
光○武○以○科○目○取○士○太○僕○朱○浮○以○國○家○中○興○而○詔○書○策
試○博○士○更○試○五○人○惟○取○現○在○洛○陽○城○者○選○之○恐○四○方
之○學○無○所○興○勸○上○疏○請○廣○博○士○之○選○帝○然○之○其○後○選
舉○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謗○議○漸○生○章○帝○建○元

元年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田畝不繫闕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始復前漢四科辟士凡所舉充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于他狀舉非其人兼不舉者罪待言者多以郡國貢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寢疎因

詔朝臣議貢舉法大鴻臚韋彪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夫人才行少能相兼孟公綽優于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人持心近薄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閎闊然其要在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蓋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旣廣舛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

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至順帝陽嘉元年左雄奏改察舉之制。疏曰：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郭處史敝書上駁之曰：凡選舉用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竒顯用，年垂疆仕。終賈揚聲，亦

在弱冠。前世以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鄉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采厥衷，帝不從。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異才異行，若顏淵子竒，不拘年齒。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有顏淵子竒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

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昔顏淵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還郡于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雄在尚書迄于永嘉十餘年間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升童子郎自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二年張衡言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

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于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缺則違舉選孝廉之志矣漢安元年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于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者爲四科事竟施行又左雄前議舉吏先試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

革帝乃止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年十六以上比郡
 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爲中
 郎中第十七人爲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爲王家郎
 至永壽二年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後復制學
 生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已爲掌故能通
 三經者擢爲太子舍人已爲舍人能通四經者擢爲
 郎中已爲郎中能通五經者擢補吏隨才而用其不
 得第者後復隨輩試擢用焉至靈帝時紀綱廢紊聖
 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頗行賄賂改蘭

臺漆書之經以合其私文帝乃詔諸儒讐定五經而
 鑄石以刊其文使蔡邕等書爲古文篆隸三體立于
 太學門謂之石經繇是爭者乃息凡學士不得有金
 痰痼疾督郵書其版舉主保之然後得預試大抵漢
 之取士隨時設目蓋非一科其行之最久而得人爲
 多者在學校則有明經在郡國則有孝廉賢良茂才
 而已孝廉賢良始于文帝茂才明經始于武帝四者
 之科終漢世不變而公卿大夫多繇此途出然愚以
 爲碩人宏博之才要非科目所能得限人以科目之

選則其所得豈復有異能之士哉。蓋明經止于一藝。以射策爲甲乙。非有深探聖人之旨。賢良止于對策。以迂緩而不切。非有直言極諫之實。是以業明經者。惟志于青紫之得。對賢良者。或雜以申韓之言。陳湯舉茂才。而有不奔父喪之罪。徐淑舉孝廉。而不遜冑年之責。以科目取人。而得人。若是。其有卓然不群之才。出其中者。特幸耳。雖然。漢猶不專倚于科目也。鄉里有推舉之事。而州郡有辟舉之召。故事之修于鄉者。雖不繇科目以進。而辟書踵門。選拔州縣等而上。

之與科目之士。同于擢用。此後世之所未講也。

通考曰。漢時詔郡國薦舉人才。賢良方正與孝廉二科並行。然賢良一科。文帝與武帝時。每對輒百餘人。又徵詣公車。上書自銜鬻者。以千數。而孝廉之選。文帝之詔。以爲萬家之縣。亡應令者。武帝之詔。以爲闔郡不薦一人。蓋賢良則稍有文墨才學者。可以充選。而孝廉則非有實行。可見者。不容謬舉。故也。孝廉之舉。始自西都。當是各爲一科。故蕭望之。薛宣。黃霸。張敞等。皆以

察廉補長丞獨王吉京房師丹孟喜皆舉孝廉
爲郎劉輔舉孝廉爲襄賁令至東都則合爲一
科矣西都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
都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無異于後世科
舉之法矣西都未始限年至東都則年四十以
上始得察舉矣黃瓊言左雄奏上孝廉之選專
用儒學文吏于取士之選猶有所遺乃奏增孝
悌及能從政事者爲四科則知當時雖以孝廉
名科而未常責其孝行廉隅之實是亦失設科

之本意雖然漢臣諸科雖以賢良方正爲至重
而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亦後世之所不能
及矣以孝廉或孝悌名科蓋取其平日之素履
固難于一閱試之頃而知之也然自東漢以來
孝廉遂爲取士科目之通稱不復有循名責實
之舉不過試以文墨小技而命之官至控惚之
際則并不試文而悉官之矣隋唐而後始有進
士明經等科遂無復有舉孝廉之事蓋隋唐而
後之進士明經卽東漢以來之孝廉皆借其名

以爲士子進取之途耳。然上之人慕孝廉之美名，故時有察舉之詔。而貞觀之孝廉，至不能答曾參所說之孝經；開寶之孝悌，至不能言所習之業。淺陋可笑如此。蓋自以文藝取人士之精，華果銳者皆盡瘁于記問詞章，聲奇帖括之中，其不能以進士明經自進者，皆椎朴無文之人。遂欲別求進身之塗，轍故黃緣州郡以應詔舉。詳史所載二帝所以詢訪之者，固非僻經奧傳，傲以所不知也。而已不能答，則其無所觀負可

知。景祐間李淑言所謂茂才者，出類之雋而士之不利鄉舉者，應焉。非求才之本意也。意貞觀開寶所解孝悌力田文武才幹，皆不能應鄉舉之輩耳。

考索曰：人之實行能掩于人之所不知而不能逃乎鄉黨之公議。故古之論秀必本于鄉，而漢之取士猶有鄉舉里選之遺意。武帝求賢良國人共推公孫弘以充賦萬石君家以孝謹聞，郡國特以其子爲郎中令，一推倪寬則曰知之久

矣一言蕭望之則曰此東海蕭生耶一薦龔勝
則曰固已聞其名其令聞美譽固已素著于鄉
而達于朝廷之上蓋如是其不可掩也至于酈
食其家貧落薄縣中謂之狂生韓信家貧無行
不得推擇爲吏陳湯丐貸無節不爲鄉里所稱
公議之在鄉里昭昭乎不可泯沒安有掩其所
不知而用之欺君哉是故能自持于鄉者然後
州縣拔爲幹佐曹吏能自立于州縣者然後五
府辟爲曹掾能自效爲五府者然後爲朝廷所

選用其初皆本于鄉里公譽也是以高祖之初
郡縣各置三老相率爲善而又設爲孝廉之科
以取士其殆有意于鄉舉里選之舊乎故西漢
舉賢良文學則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
事蓋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謨足以佐
國崇論弘議足以康時故非試之以對策則無
以盡其才若孝廉則取其履行而家貧其議論
也今亦從而有所試焉則所謂孝廉者若何而著
之于篇乎又况左雄所言諸生試家法文吏課

牋奏則又文之靡者。去賢良所對尚復遠甚。而何言孝廉乎。雄又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寧民宣協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施用。愚以爲真孝實廉之人。豈有不學面墻之理。而以家法牋奏應選者。又豈可責以學古入官之事也。然史言雄立此法之後。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則知當時孝廉一科。濫吹特甚于文墨小技。尚未能精通固安。問其實行也。科以孝廉名而猶如此。則其他可知。王荆公詩言文章始隋唐。進取歸一律。安知鴻都事。竟用程人物。嗚呼其來久矣。非始于隋唐也。

魏晉南北朝貢舉

魏文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人錯雜詳覈無所延
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群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
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
人物第其高下定爲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
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
自五退六自六退七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孝廉
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時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
行不復限以試經司徒華歆以爲喪亂以來六籍墮

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大制大法者所以經盛衰今
舉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
徵用患于無其人何患不能哉帝從其言黃初三年
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
限之以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之于前世也
其令郡國所選者勿拘老幼大抵儒通經術吏達文
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晉武帝泰始四年
詔公卿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摯虞舉
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

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途皆明于王義有益政
道欲并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會
東堂策問虞對畢擢爲太子舍人阮种與郤洗王康
對賢良俱擢上第卽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
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群士庭以問之种策奏帝親
覽焉又擢爲第一轉中書郎大抵當時沿魏九品之
制州郡皆置中正品第人物士人浸以門資閥閱爲
序所引用者槩可知也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舉二人
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

復策試到卽除著既經畧粗定尚書陳頴以爲昔江
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
試以經策于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者
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
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尚書郎孔坦
奏議曰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
猶假漸漬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陽
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缺庠序卒爾責試竊以爲疑
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

邊郡掩誣朝廷冀于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
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爲闕也同若當偏加除
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頴風傷
化懼于是始宜令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遣
歸不署又策問經義實難闡通宜因其不會徐更厥
制崇修學較帝嘉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
故宋制凡州舉秀才郡舉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
臨之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加禁錮年月多
少隨郡議制及孝武卽位參軍周朗上疏曰今爲政

古今治平略 卷一
者宜以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習經者五年有成而言之司徒習武者三年能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便更觀其言行考其事業必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弟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疏奏不行齊因習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婿胄籍爲先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尚書令史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合

下第謝超宗議以爲片詞折獄寸言挫衆魯史褒貶孔論興言皆無事繁文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深折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理道非患對而盡問患以常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一亦宜採詔從宰議梁初無中正時沈約上疏曰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于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爲公府所辟遷爲太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于斯爲盛今之士人並聚京邑其有守土不遷非直愚賤且

今士人繁多畧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任官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乃雕蟲小道非關治理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鴻臚卿裴子野又言曰天下無生而貴者是故道義可尊無擇負取苟非其人何取代族自晉季年專稱閥閱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令互爭銖兩所論必門戶所議莫賢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禍作非所以敦弘退讓勵德興化之道也于是七年州

置州正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梁寒素之隔普通七年詔凡州歲貢二人大郡一人敬帝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放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陳依梁制限年入仕惟經學生策試得第及孝莊帝初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敘其志業具以表聞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者黜一階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敘之文帝時韓顯宗疏曰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

古今治平略 卷十八
名而朝廷但簡其門望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
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
烈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
屠釣奴虜聖王不耻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
墜于皂隸矣或云世無奇才不若門望此亦失矣豈
可以世無周召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較其寸長銖
重卽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後嘗詔百官曰近代以
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所爲可復以爲不可宜
較量之李冲曰未審上古以來置官列位爲膏粱兒

地爲欲益政贊時帝曰俱欲爲人冲曰若欲爲人今
日何爲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苟有殊人之
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要自德行純篤是以用之
冲曰傅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帝曰曠代有一兩耳
祕書令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若有高明
卓爾才具僑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則當時所選可類
知矣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
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
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座于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

古今治平略 卷十八
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
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周武帝既平齊廣收遺
佚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
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中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爲
秀才郡舉明經修行者爲孝廉歲一人先是魏晉而
降選士頗以詩賦梁僕射沈約著論曰古者四始六
義總而爲詩旣行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善懲
惡王化基焉故足貴也後作者隨聲逐響競用華葉
棄其指歸今自閭里童昏貴游總角以博依爲急務

鄙章句爲專象罔不擯落六藝波流同尚無被于管
弦非止乎禮義深心盡于卉木遠致極于風雲隱而
不深巧而非要使季子聆音必且悼其疵國鯉也趨
室必不敦其未學而欲依以選士不亦難乎至隋文
帝時治書侍御史李鐸亦謂州縣選舉不遵典則雖
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猶且擯
落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
結朋黨以傲誕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
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

相高朝廷從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
 此繇縣令刺史不聞風教挾私踵弊而然也請諸司
 禁勅至隋煬好文詞實始置進士科專以詩賦取士
 不復闕行能而貢舉之弊極矣

通考曰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載
 宋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于才不屑也
 而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
 下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
 之毀舉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

王宮以階清顯蓋其爲法雖有愧于古人德行
 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至于隋而州郡僚
 屬皆命于銓曹縉紳發軔悉繇于科目自以銓
 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于是勘籍小吏得
 以司升沉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
 而已于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
 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于詞章其既仕
 也付之以勘籍小吏而專收其資格于是選賢
 與能之意無復有存者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

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僞日甚而法令益滋多遂以科目爲取士之途銓選爲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爲防閑簡棍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于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爲謀蓋有舉于禮部

唐代貢舉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繇○學○館○者○曰○生○徒○繇○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而○又○有○明○法○明○字○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舉○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吏○科○此○歲○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材○者○焉○凡○學○有○六○曰○國○子○曰○太○學○曰○四○門○學○曰○律○學○書○算○學○而○其○外○之○州○縣○則○又○自○有

學凡館有二曰弘文曰崇文而崇文館每歲仲冬令
州縣館監舉諸生之成者送之尚書省此之謂繇學
館之生徒也不繇學館者皆懷牒而自列于州縣州
縣試已則會之以鄉飲酒之禮歌鹿鳴之詩送于考
功而覆試之此之謂州縣之鄉貢也所謂制舉者蓋
有司常選之外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
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畧翹
關拔山絕藝奇技莫不兼取其爲名目隨其人主一
時所欲而列爲定科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

而不得官者有不舉于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
所以進身之途轍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

有司也
 工或
 而不得官者亦不舉于朝時而人亦不舉于朝

與達于教化軍謀弘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
 人之類其名最著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才偉
 論非常之人亦時出于其間此之謂天子自詔之科
 舉也三者大畧如此而士之進取之方與上之好惡
 所以育才養士招來獎進之意有司選士之法因時
 損益又各不同焉初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
 謹有時名考功員外王師且不署以第太宗問其故
 對曰二人皆文采浮華擢之恐誘後生而弊風俗其
 後二人率不能有所立高宗永徽二年停秀才科上

元二年加試貢士老子策國子監置大成二十人取
已及第而聰明者爲之永隆二年考功郎劉思立建
言明經多抄義條進士惟誦舊策皆無實才而有司
以人數充第乃詔明經試帖粗十得六以上進士試
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武后之亂改易舊制
頗多天授三年右補闕薛謙光以其時雖有學較之
設禁防之制而風俗流弊皆背本趨末矯飾行迹以
請託奔馳爲務上言古之取士先觀名行之源考其
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已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爲

先最以雕虫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
行計貢之賢愚卽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
之厚顏是以名勝于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于名則
貪暴之風扇昔龔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
以儒雅獎俗則蜀士多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廷葉
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繇此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
不甚者也今之舉人有垂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
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兢于州府祈恩不勝于拜伏
或明制適下試令搜揚則驅馳府寺請謁權貴陳詩

奏記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提携之恩故俗號舉人爲覓舉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辭循常之人捨其疎而附近故選司補署誼囂于禮闈州郡賓王爭訟于階闥謗議紛紜浸成風俗且人徇已之心切則奉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治化之替靡不繇茲今奉舉人徇于鄉閭歸于里正而已祇如才應經邦唯令試策武能制敵只驗彎弧若其文擅清竒便克甲第藻思微減卽使罷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于安仁靈運詞高于穆之平

津文劣于長卿子建筆麗于荀彧若以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荀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益之功繇此言之固不可一槩取也其於武藝亦然故謀將不長于弓馬良相寧資于射策伏願降明制頒峻科文則試以理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旣察言觀行終又循名責實則僥倖濫吹之伍自然無所藏其妄僞又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于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辭遜之義著則貪競之路塞

古今通考 卷十八
矣。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參其行事。以別是非。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實。而君子之道長矣。玄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詣國子監。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爲具資五品以上。及朝集使。咸往閱禮焉。及註老子道德經。成詔天下家藏其書。貢舉人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自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耻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禮部閱試之日。

皆嚴設兵衛。薦棘圍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僞濫。及得第者。大抵百纔一二。十七年。祭酒楊瑒言。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今習春秋者。三家儀禮者。纔十二。諸家就廢。無日請帖平文。以存其學。其通者。稍加優宦。獎孤學。從之。因詔以三家傳儀禮出身者。不任散官。遂著令。生徒爲爲場立頌大學門。又言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入太學。漸漬禮樂。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學成然後爵之。唐興

二監舉者千萬數。通選者十之二。考功覆較以第。謂經明行修。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廢。官廩而博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胥吏浮虛之徒。既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勤道義者。挈短長紀輕重也。國家啓庠序。廣化導。將有以用而勸進之。有司乃為限約。以黜退。欲望俊乂在朝廷。難矣。若以出身者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也。上然之。是年洋州刺史趙匡亦上議曰。今

之進士時共貴之。而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為賢。不惟無益于用。實亦妨其習學。不惟撓其淳和。又長其佻思。自非識度超然。特成孤秀。其餘所習。悉昧本源。欲以啓導性靈。獎成後進。蓋亦難矣。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人之心知。蓋有涯分。而九流七畧。書籍無窮。主司徵問。不立程限。故修習之時。但務抄畧。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故當代寡人學之。師其弊二也。疏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誦讀。勤苦已甚。其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悉之業。而

古今通考卷之八十八
當代禮法無不面墻及臨民決事取辨胥吏之口而已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雜色之流廣通其途此一彼十此百彼千揆其秩序無所差降待不才者何厚處修業者何薄崇末抑本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則爭第急切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訾同類用以爭先使業因儒雅行成險薄虧損國風其弊五也且又選期頻仍事業不得修習技能以之淺薄非惟防闕生業蓋亦墮其舊產未及數舉家計索然然比及選司又並格以年數合者判雖下劣見收否者纔有

微瑕卽棄故無能之士祿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數者之弊不可勝舉因此淪濫其事百端故俗云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今雖未能頓除宜稍變易以息弊源二十四年考功郎李昂爲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于禮部以侍郎王之禮部選士自此始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學習老莊文列亦曰道舉天九載置廣文館于國學舉人舊重兩監後世祿者以京兆同華爲榮而不入學十二載乃敕天下罷鄉貢舉人

古今通考卷之八
不繇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送肅宗寶應二年禮部
楊綽疏曰國之選士必籍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
敦實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自淑世澆詐茲道寢
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周于任用趙
壹虛誕終取擯于鄉閭古人比文章于鄭衛蓋有繇
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
朝劉思立又奏進士加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寢轉
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
之藝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常開卷三史則

皆同挂壁况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
祖習既深奔競爲務矜藝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
凌人以毀譏爲常談以向背爲已任投刺于謁驅馳
于要津露才揚已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
如此者乎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其在鄉閭
有孝友信義廉耻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
廉爲名薦之于州州以禮送之于省不得令與人輟
自陳牒必詳加策試凡明經進士并道舉並停如有
行業不著所繇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

間人倫丕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自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耻。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詔付外議。李栖筠。賈至等議曰。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而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而務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之事。是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人心不得而搖也。觀三代之

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學行扇化于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于浮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子孫速顛。享國咸促。今國家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蹤亂代取人之術。楊琯所奏。實爲正論。然後依古制。鄉舉里選。請兼廣學較。以弘訓誘。增其

員數厚其祿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置
 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以敎生徒保桑梓者
 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
 議上大臣以為舉人循習難于速變請自來歲始帝
 以問翰林學士對曰舉進士久矣廢之恐失其業乃
 詔明經進士與孝廉並行而時有劉曉者亦上疏曰
 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
 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
 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宜以德行為先

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弗聽代宗廣德
 時兵興學較湮廢賈至為侍郎建言歲方艱歎舉人
 赴省者兩都試之兩都試人自此始貞元二年詔習
 開元禮者舉同一經例明經習律以代爾雅是時弘
 文崇文生未補者務取員闕以補速于登第而用廢
 垂實至有假市門資變易昭穆及假人試藝者六年
 詔宜據式考試假代者論如法初禮部侍郎親故移
 試考功謂之別頭試十六年高郢奏罷議者是之元
 和後侍郎庾承宣奏復行焉時進士舒元輿見有司

鈎校苛切既試尚書雖冰炭脂炬食具皆人自將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進士一門得人固不輕矣有司坐舉子于寒廡冷地是比之僕隸非所以見微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賊奸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恐賢人君子遠去不屆污辱爲國家用又于格中程人數多不過三十少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則今日月出沒皆爲內地其間異氣所鍾英豪俊彥

固不少矣若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爲求賢耶遺賢耶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謬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爲取材耶取合格耶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明矣宜明修格文使人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否者法與之隨來者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廊廡特設茵榻陳脂燭進脯饌人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塗漫如此士

之立身無不繇正以成之者爲士身正公卿正公卿
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初開元中禮部考試畢送中書
門下詳覆其後中廢元和時侍郎錢徽所舉送覆試
多不中選繇是貶官而舉人雜文復送中書門下長
慶三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禮部已放榜而中書門下
始詳覆今請先詳覆而後放榜議者以起雖避嫌然
失貢職矣諫議大夫殷侑言三史爲書勸善懲惡亞
于六經比來史學都廢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
莫能知者于是立史科及三傳科焉先是進士試詩

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趙贊知貢
舉乃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皆試策三道太和八年
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賦詩賦文宗從內出題以試
進士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題所試差勝
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苟無其人不必充數
是時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
浮薄屢請罷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
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因得不罷武宗卽位宰相
李德裕尤惡進士不根藝實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

爲之何者少習其業目熟朝廷事體臺閣之儀不教自成寒士雖有出人之才固亦未能閑習也蓋持論偏激如此然議卒不行合而論之秀才之試方畧進士之試時務所以策其才也明經之帖文童子之誦文與夫書學之口試墨義所以驗其記也經史三傳諸科又各問其大義或百條或五十條所以審其識也然周禮儀禮在所習也而有所謂開元禮者果何爲乎進士之科試以策矣自高宗從劉思立之言始於策之外復加以雜文初時試以詩賦矣至德宗時

用趙贊之言罷詩賦而易之以箴論表贊是果合于古乎至於所取之人則互有得失不可一槩拘者如狄仁傑徐有功以明經舉而祝欽田明元稹亦擢明經杜牧白居易楊綰顏真卿韋貫之裴垍以進士舉而李宗閔牛僧孺亦舉進士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則有裴度韓休劉蕡之徒然賈餗皇甫鎛則亦以是進博學宏詞則有陸贄杜黃裳之徒然王涯劉禹錫則亦以是進武舉武后時始而志云選法不足道然以武舉異等中第如郭子儀遂能成再造之功任子之

選為輕然李德裕以元和宰相之後。彌襄武宗之治。大抵自隋煬帝以來。風俗浮靡。始有進士之科。而試以律賦。唐室因之。孝廉秀才之科。雖在。而惟明經進士二科最盛。而孝廉衰矣。寶應中。雖以楊綰之議。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而終不足以勝二科也。又其後也。文華之士日盛。進士益重。而明經又稍衰矣。是以鄭覃嫉之于前。李德裕思革于後。而議卒就寢。則歐陽公所謂方其取以詞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奮其事業。隱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遂

使時君篤意。以謂莫此之尚。及其後世俗益媮薄。上下交疑。因以謂按其聲病。可以為有司之責。舍是則汗漫無所守。遂不能復易。乃知三代鄉里德行之舉。非至治莫能行也。雖然。士風所在。唯上之人何如耳。轉移變更。豈無其道。張昌齡王公謹有時名。而王師且惡其浮華。不書以第。盧照鄰駱賓王文章為時冠。而裴行儉謂其浮躁。抑之使不進。豈不足以勵方來而移風俗哉。何必今日更一令。明日易一法耶。

考索曰。當唐之時。言其選舉之弊。一曰不求德。

行而第考文章之末藝以爲非古然不考其所
以變之之繇則亦不足以爲義也古者天子自
治者王畿千里之外卽爲封建其王城二百里
之外又責之都鄙之長則天子所治者六鄉六
遂二百里之間耳當此之時四民皆世其業無
越乎分守其比閭之民修其德行而書之卿大
夫者又非有後世驟貴峻拔之勢固亦無所覬
覷而其心術純一毀譽自不相冒鄉遂之官下
視所隸伍伍相聯朝夕相習可以指數而心喻

又不難乎考察下漢而郡國雜置然其僚佐皆
自辟除常歲所貢率二萬口貢一人不過一二
百人而止以天子之朝公卿之重一歲之久按
郡國所推薦一二百人之賢否進退雖在數千
里之外亦無難者自漢武稍稍裁抑侯國秩二
千石不許擅授魏晉而降權益內移故有敕用
州簿郡功曹者至於隋制則一命以上之官皆
繇朝授繇是朝授歲選動以萬計而後世爵祿
益貴奔兢成習欲以無形之德行不可憑之毀

譽人人察之而冀其所得豈不難哉魏之中正曷常不以德行爲本而流弊之甚後代苦之要知封建不立世祿不行郡縣之權悉歸朝廷而欲徇古貢士之常制不可得已故科目肇於漢興於隋著於唐而備於宋此誠擢賢之路也誠使之以貢舉格之以法律而分置之朝廷與州縣嚴爲考績之法而徐攷其後豈不合於唐虞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之良法哉又其時生徒不及鄉貢進士不及明經明經進士又皆不

及雜色入流此其選數之大凡也唐初貢舉屬之考功至開元移之禮部所謂主司皆有常人則既預知之矣不惟預知之也亦可預謁之不惟預謁之也亦可預託之貴者以勢託富者以財託親故者以情託此豈復有真貢舉哉故有因權勢以相傾奪如牛李之黨繇於錢徽典舉之日至於互相磨軋者四十餘年於是又有畏嫌自私而矯時以爲公者則有嫌於貴而不得舉者矣如韓退之之序齊皞是也有嫌於富而

不得舉者矣。如椰子厚之與王參元書是也。幸而不出于私，則又不幸而入於矯。夫其矯者必有所懲也。故觀其矯而思其所懲之繇，則通榜取士弊且如此。乃唐名臣多繇此出，彼果何以致之耶？豈其有徇私之弊而猶不失其收時望之利耶？若夫崔詳之第繇梁蕭杜牧之第，援吳武陵李商隱之第，緣令狐綯盧肇之第，緣李德裕每每類此，亦何惡于請託哉。

宋代貢舉

元附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諸科有武舉常選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舉而進士得人爲盛國初以來試以詩賦帖經墨義百餘年間則人才相望諸科之設又可得質朴記誦之士胥濟以爲用其教育則建太學於京師慶曆中置內舍二百人神宗垂意儒學益外舍生員三舍之法闔端於此王安石采周官王制之所緒自京師至郡學歲時月各有試以程其能以差次升舍最優者爲上舍免解發及吏部試而賜之第遂欲

以此顯取士而寢廢科舉業進士者以經義易故習應諸科者以明法消舊額意若尊經復古抑浮靡華椎魯然新經字說頒命四方驅學以宗已其後議臣極排力抵于是經義詩賦定爲兩科馴至南渡後兼行不廢初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自唐以來所謂明經不過帖書墨義觀其記誦而已故賤其科而不通者其法特重乾德元年定諸州貢舉條法及

殿罰之式三年陶穀子邴擢上第帝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科第乃詔食祿之家有登第者禮部具姓名以聞令覆試之自是別命儒臣於中書覆試蓋自此始五年禮部奏合格進士諸科凡二十八人上親召對講武殿而未及引試也明年學士李昉知貢舉取宋準以下十一人而進士武濟川三傳劉睿才質最聞對問失次上黜之濟川昉鄉人也會有訴昉用情取舍帝乃籍終場下第人姓名御殿給紙筆別試詩賦昉等尋皆坐責殿試遂爲常制帝常語近臣

古今通考卷之八十八
日昔者科名多爲勢家所取朕親臨試盡革其弊矣
久之又親試進士王式等乃定王嗣宗第一王式第
四自是御試與省試名次始有升降之別太宗卽位
思振淹滯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于科場中非敢
壅十拔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自是間
一年或二年乃貢舉有趙昌國者求應百篇舉謂一
日作詩百篇帝出雜題二十令各賦五章章八句日
肝僅成數十首率無可觀帝以是科久廢特賜及第
以勸來者八年進士諸科始試律義十道進士免帖

經明年惟諸科試律進士復帖經進士始分三甲自
是錫宴就瓊林苑端拱初禮部試已帝虞有遺才取
不中格者再試之于是繇再試得官者有數百人凡
考試帝親閱卷累日宰相屢請宜歸有司始詔歲命
官知舉淳化三年諸道貢士凡萬七千餘人先是有
擊登聞鼓訴較試不公者蘇易簡知貢舉受詔卽赴
貢院仍糊口考較遂爲例既廷試帝諭多士更勵精
文采無墜前功詔刻禮記儒行篇賜之每科進士第
一人天子寵之以詩後常作箴賜陳堯叟至是并賜

焉自淳化來停貢舉五年真宗卽位復試而高句麗始貢一人先是國子監開封府所貢士舉送官爲姻戚則兩司更互考試至是始命遣官別試咸平三年親試陳堯咨等百四十人特奏名者九百餘人有晉天福中書預貢者較藝之詳推恩之廣近代所未有也天聖初宋興六十有二載天下又安時取才唯進士諸科爲最廣名卿鉅公皆繇此選而仁宗亦嚮用之登上第者不數年輒赫然顯貴矣時晏殊言唐明經並試策問參其所習以取才識長短今諸科專記

誦非取士之意請終場試策一篇詔近臣議之咸謂非諸科所習議遂寢寶元中李淑侍經筵上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對曰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雕琢爲貴得取士之實矣然考官以所試分考不能通加平較而每場輒退落士之中否殆繫於幸不幸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及詩次帖經墨義而勅有司并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爲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旣而知制誥富弼言曰國家沿隋唐設進士科自咸平景德以來爲法尤密

而得入之道。或有未至。且歷代取士。悉委有司。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始有殿試。何足取哉。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廷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以異矣。遂詔罷殿試。而議者多言其輕。上恩隨故事。尋復如舊。時范仲淹參知政事。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與學較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等奏。教不本於學。較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於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才。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較然後州縣察其

履行。則學者修飭矣。乃詔州縣立學。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常文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三場先策。次論。次賦。詩。通考。爲去留。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仲淹既去。而執政意皆異。是冬詔罷入學。日限言。初令不便者甚衆。以爲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常多矣。天子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會張方平知貢舉。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選才。專取辭藝。士惟道義精於中。英華發於外。然則以

古今通纂卷十八
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朝廷惡其然屢下詔書戒飭而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驅扇浮薄重虧俗化豈取賢歛才備治具之意耶請申前詔揭而示之而進士益相習爲奇僻險怪之文號太學體鈎章棘句寢失渾淳歐陽修知貢舉尤以爲患痛裁抑之仍嚴禁挾書者旣而試榜出時所推譽皆不在選澆薄之士見修晨朝群聚詆斥之街司邏卒不能止至爲祭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

置於法然自是文體亦少變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徃徃沉淪十數年以此毀行于進者不可勝數王誅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贅鄉大夫廢興上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旣減半主司易以詳校得士必精且人少則有司易爲簡察僞濫自不能容使寒苦藝學之人得進於是下詔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

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而罷說書舉未幾以登第者
衆驟至顯擢復下詔定其遷次之格以裁抑之自是
驟顯者鮮而所得人才及其風跡比舊亦浸衰英宗
治平二年易以三歲神宗篤意經學深憫貢舉之弊
遂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
較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明經人數增進
士額乃詔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與能抑繇貢
舉而四方執經藝者專於頌數趨鄉舉者狃於文辭
與古所謂三物賓興九年大成亦已豎矣今下郡國

招徠衆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令兩制兩省侍制
以上御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議者多謂變法便直
史館蘇軾上言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
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
吏皂隸未常無人而况於學較貢舉乎雖因今之法
臣以爲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
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較貢舉乎雖復古之制
臣以爲不足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繇
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

章與今爲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辨○較此四者而長短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

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于此○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常○不以言○試人何常○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

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濶○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畧○盡○臨○時○剽○竊○窺○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爲○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冀○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服○輿

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至○有○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爲○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旣○已○變○而○爲○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爲○明○經○其○餘○皆○朴○魯○不○仕○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驚○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常○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踈○矣○特○願○畱○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出○庸○回○總○攬○衆○才○經畧

古今通考卷之八
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帝讀軾疏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以問王安石對曰。今人才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則在修學較。欲修學較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此科常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

皆本學較。道德一於上。習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爲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較。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于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一經。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出身。而稍取諸科解。

名十之三增進士額安石尋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上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新義既頒一時學者莫敢不傳習主司專用以取士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於學官至詆之爲斷爛朝報又立新科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案所以待諸科之不能業進士者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又詔進士自第二人以下皆試法以見恤刑之意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

策帝謂執政曰對策亦何足以實盡人才然愈於以詩賦取人耳哲宗元祐初改更先朝之政禮部請置春秋博士專爲一經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註及已說又言近歲承學之士聞見淺陋辭格卑弱患在治經者專守一家爲文者惟知解釋深慮適用之文從此遂息侍御史劉摯亦言國朝取士詩賦論策更百餘年號爲得人熙寧初以章句破碎大道乃罷詩賦而改試以經可謂知本然詩賦經義均之以言取人賢否邪正未可遽判願復

兼行時明法謂之新科中其選者吏部卽注司法敘
名在進士及第人之上劉摯又言古者治本禮義而
刑法僅以助之舊制刑法最爲下科然必責之兼經
則猶古者先德後刑之意也今新科罷經專試刑書
又所取比舊猥多調擬之法失其次序詔近臣集議
以聞左僕射司馬光曰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
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采神宗罷賦詩及諸
科專用經義論策此乃復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
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令天下學

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已者取異已者黜使聖人坦
明之言轉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於異端若
已論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
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至於律令勅式皆當官者所
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爲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
刑之所取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宜合若其
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練文致之事爲士
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才敦厚風
俗也四年乃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

古今通考 卷一百一十八
士習一經試本經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亦如之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用經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自復詩賦士多鄉習而專經者十無二三諸路奏以分額各取非均其後遂通定去留經義毋過通額三分之一光又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則士之居鄉居家者立身行已不敢不謹惟懼玷闕外傳所謂

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遂立科歲許舉一人帝旣親政群臣多言元祐所更學較科舉制度非是帝念宣仁元祐之功不許改紹聖初議者益多乃詔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徽宗設辟雍於國郊以待士之升貢者臨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然州郡猶以科舉取士不專學較崇寧三年遂詔天下取士悉繇學較五年又詔大比歲更參用科舉取士一次其亟以此意使遠士卽聞之時州縣悉行三舍法得免試入學者多當官子

弟而在學積歲月累試乃得應其貧且老者甚病之故詔及此而未遽廢科舉也大觀四年五月星變凡事多所更定侍御史毛注言養士既有額而科舉又罷則不隸學籍者遂致失職天之視聽以民士其民之秀者今失職如此天亦譴怒願以解額之歸升貢者一二分不絕科舉亦應天之一也遂詔更行科舉一次自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士非三經字說不用至正和之初公議不以爲是蔡嶷慕容彥逢等奏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事實爲問

從之未幾言者言使士不得專意經學復罷宣和三
年詔罷天下三舍法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取士
惟太學仍存三舍以甄序課試遇科舉仍自發解六
年禮部試進士賜第者八百餘人因上書獻頌直令
赴試者殆百人有儲宏等隸大闢梁師成爲使臣或
小史皆賜之第梁師成者於大觀三年常中甲科自
設科以來南宮試者無踰此年之盛然雜流闈宦俱
玷選舉而祖宗之良法蕩然矣高宗紹興元年詔諸
道就州司類試二年庭試手詔諭考官當崇直言抑

設倭得張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凌景夏第二。呂
頤浩言景夏詞勝九成。請更置第一。帝曰：士人初進
便須別其忠倭。九成所對無所避畏，宜權首選。五年
初試進士於南省，戒飭有司商榷去取，毋以絺繪章
句爲工。當以淵源學問爲尚。已又申禁程文用本朝
人文集或歌頌及佛書全句者，皆不考。而試舉有勢
家行賂假手濫名者，諭有司立賞格聽人捕告。自神
宗朝程頤以道學倡於洛，四方師之。中興盛於東南，
科舉之文稍用頤說。諫官陳公輔上疏詆頤學，乞加

禁絕。秦檜入相，甚至指頤爲專門。侍御史汪勃請戒
飭攸司，凡專門曲說必加黜落。中丞曹筠亦請選汰
用程說者，並從之。二十一年御試，得正奏名四百人。
特奏名五百三十一人。中興以來得人始盛。初秦檜
專國，其子熺廷試第一。檜陽引降第二，名是歲檜孫
塤舉進士。省試廷對皆首選。姻黨曹冠等皆居高甲。
後降塤第三，檜死帝懲其弊，遂命貢院遵故事。凡合
格舉人有權要親族，並令覆試。仍奪塤出身，改冠等
七人階官，並帶右字。餘悉駁放。程王之學數年以來

宰相執論不一趙鼎主程頤秦檜主王安石至是詔
自○今○毋○拘○一○家○之○說○務○求○至○當○之○論○道○學○之○禁○稍○解
矣○自○經○賦○分○科○聲○律○日○盛○帝○常○日○向○爲○士○不○讀○史○遂
用○詩○賦○今○則○不○讀○經○不○出○數○年○經○學○廢○矣○二十七年
詔○復○行○兼○經○是○科○殿○試○特○宣○示○曰○對○策○有○指○陳○時○事
鯁○亮○切○直○者○並○置○上○列○無○失○忠○讜○以○稱○取○士○之○意○已
而○得○王○十○朋○爲○第○一○以○前○後○廷○對○忠○真○未○有○其○比○上
爲○宣○諭○宰○臣○致○慶○焉○三十一年禮部侍郎金安節言
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初○無

定制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
旨淵微心有弗精智難兼濟又甚者論既併場策問
大寡議論器識無以盡人士守傳註史學盡廢此後
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永○爲
成○憲○從○之○於○是○士○始○有○定○嚮○而○得○專○所○習○矣○孝○宗○欲
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詩○書○命○帥○試○士○習○射○論○殿○最
之○法○淳○熙○二○年○御○試○唱○第○後○二○日○御○殿○引○按○文○士○詹
駉○以○下○一○百○三○十○九○人○射○藝○翌○日○又○引○文○士○第○五○甲
及○特○奏○名○一○百○五○十○二○人○其○日○進○士○具○欄○笏○入○殿○起

居易戎服各給箭六弓不限斗力射者莫不振厲自
獻多命中焉天子甚悅寧宗慶元二年韓侂胄襲秦
檜餘論指道學爲僞學臺臣附和之上章論列劉德
秀在省闈奏請毀除語錄旣而知貢舉葉翥上言僞
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
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又有葉適進卷陳傳
良待遇集士人傳誦其文每用輒效請令程文考察
有舊習不改則生學官提學司之罪故是科取士稍
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

大禁矣尋申禁用僞學之黨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
收必令書不是僞學五字四年以經義多用套類父
子兄弟相授致天下士子不務實學遂命有司六經
出題各於本經摘出兩段文意相類者合爲一題以
杜挾冊讐僞之計開禧二年以舉人奸弊滋多命諸
道發解舉人合格試卷類申禮部候省試中牒發御
史臺同禮部長二三對字畫關御藥院內侍照應廷
試字畫不同者別榜駁放至理宗朝奸弊愈眩有司
命題苟簡或執偏見臆說互相背馳或發策用事訛

古今通考 卷一百一十八
奸故士子眩惑莫知適從才者或反見遺所取之士
既不精數年之後復俾之主文字是非顛倒愈甚時
謂之繆種流傳復容任意不學之流徃徃中第而舉
人之弊凡五日傳善曰換卷曰易號曰卷子出外曰
謄錄滅裂迨寶慶二年左諫議大夫朱端常奏防戢
之策帝悉從之且命精擇考官而先得韓侂胄用事
意專鈐制遂以三知舉外別差同知一員以諫官爲
之專董試事於是約束峻切氣燄薰灼嘉泰間更名
監試其失愈甚製造簿歷嚴立程限至是復舊制三

知舉內差一臺諫十參詳內差一御史仍戒飭試官
量加考較而日力不給卽展其限時場屋士子日盛
卷軸如山有司不能徧覩迫於日限去取不能皆當
蓋士人旣以本名納卷或別爲名或易以字一人而
納二三卷不禁狹書又許見燭閩浙諸郡又間日引
試中有一日之暇甚至次日午方出於是經義可作
二三道詩賦可成五六篇舉人文章不精考官困於
披閱幸皆中選乃以兄弟承之或轉售同族奸詐百
端真偽莫辨雖責鄉鄰覈實嚴治虛偽縱容之罰其

獎稍息時理宗加意求賢寶慶三年手敕考選官有
曰○文○辭○浮○靡○者○必○非○偉○厚○之○器○議○論○詭○激○者○必○無○正
平○之○用○去○取○之○際○務○宜○詳○審○閱○三○年○又○詔○以○取○人○器
識○得○士○忠○厚○爲○衡○鑑○已○又○詔○以○先○器○識○後○嗣○藻○務○忠
實○斤○虛○僞○爲○權○衡○淳○祐○十○二○年○諭○輔○臣○曰○邇○年○科○舉
取○士○鮮○得○實○效○士○風○人○才○關○係○氣○數○何○策○以○救○之○吳
潛○奏○乞○於○省○試○額○中○輟○一○二○十○名○有○司○公○舉○海○內○行
義○文○學○之○士○庶○尚○存○鄉○舉○里○選○微○意○曩○時○朱○熹○真○德
秀○亦○有○此○請○太○常○寺○丞○牟○滌○奏○曰○禮○義○廉○耻○國○之○四

維○士○大○夫○當○以○此○自○維○其○身○不○當○使○上○之○人○執○此○爲
維○之○之○具○也○士○方○其○未○得○也○奔○競○苟○且○不○知○有○義○命
故○其○既○仕○也○攫○拿○貪○黷○但○知○有○利○祿○未○仕○則○有○科○舉
之○累○既○仕○則○有○薦○舉○之○累○人○才○所○以○日○不○逮○古○也○雖
然○科○舉○何○嘗○壞○人○士○實○自○壞○耳○薦○舉○何○嘗○累○人○士○實
自○累○耳○昔○范○鎮○以○奏○名○第○一○唱○第○殿○庭○自○來○唱○過○三
名○則○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考○較○雖○在○下○天○子○亦
擢○置○上○列○鎮○獨○耻○于○自○陳○唱○至○七○十○九○名○然○後○出○而
就○列○其○後○進○退○出○處○爲○世○名○臣○科○舉○而○得○若○人○則○浮

簿者自知愧矣。張忠定詠凡所薦舉皆方廉恬退之士。且曰：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薦舉薦而得若人，則奔競者革心矣。然則獎恬退抑奔競，蓋正士風之第一義也。景定五年詔崇經術考德行，畧曰：進士一科得人雖盛，然窮經學古者或病于詞華，植德勵行者難究其蘊奧，高才大器者往往局於纖悉，繩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風益漓。至於冒國法以苟營假儒冠而挾策俚言亂雅勦說趨時使習之者反賊其良而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

欲變通。令三省條具務於科舉無大更張以安士心。而於進士舉之外所以崇尚經術考察德行選用材能之道立爲一代之典，顧不美與。度宗咸淳七年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例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較中省元原字蹤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鈞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議者謬之。至其

古今通考卷一百一十八
制舉無常科。所以待天下之才。傑天子每親策之。然宋之得才多。繇進士。而以是科應詔者少。惟召試館職。及後來博學弘詞。而得忠鯁文學之士。或起之山林。或取之朝著。召之州縣。多至大用焉。太祖始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內外官。草澤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時制科先廢。乃許詣闕自薦。乾德二年。有穎贇者。應焉。贇先任博州推官。擢爲秘書著作佐郎。咸平中。命近臣薦舉。時林陶以進

士應選。就試學士院。而不及格。猶命之第。聽以招徠。俊茂也。景德二年。增置六科。先加程試。器業可觀。而後觀策。三年。詔制舉人所納文卷。委翰林學士等考定。是時陳宗古所業。學士院考不中試。然皆特命就試。景德四年。試策問宜用經義。而夏英公竦出焉。天聖七年。詔六科許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仍先進所業策論三十首。委兩制看詳。辭理優長。召赴闕試論六首。合格。而後御式。又增置高蹈丘園。沈倫草澤。茂才異等三科。許轉運及長吏奏舉所業。召試如前。

古今治平略 卷十八
式又有書判拔萃諸科先錄判詞三十首於流內銓
投下優者召試判十道是爲天聖十科明年富公弼
以茂才異等中選而余靖尹洙亦應中書拔萃科自
是天下應制科者不下五六十人然得秘閣試者蓋
三之一中選者又十之一景祐元年詔六科不許三
科又下第一人應自是應者稍少其年吳育中才識兼
茂明於體用科蘇伸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而
張方平以茂才異等中而拔萃不復置矣寶元元年
田况中賢良而張方平復中選凡中此科目者不十

年登禁從慶曆二年錢明遠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
科四年遂爲翰林學士自是朝廷惜其恩命艱難其
選皆取僻書博注疑似之說以爲題而誤之慶曆中
齊唐雖閣試已通言者以其無履行而罷試又行近
臣論薦之制無得自舉而制舉隨貢舉開設矣雖仁
宗不欲以隱奧困士數戒近臣取其明當世治亂者
而有司欲觀其所學於秘閣之試必艱其題而士亦
畱心於記問朝廷旣艱制科之選陳執中不繇第以
取宰相非畱意於取士者皇祐五年制科就試者十

八人而執中密諭考官放趙彥若一人過閣御試復黜之上歎曰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中選豈朕待之不至耶乃下詔申飭焉嘉祐六年執政亦欲廣收豪傑之士時秘閣就試者七人所取者適半於是二蘇兄弟俱中賢良選蘇轍制策極言得失有司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之而以直言黜之天下其謂朕何有司不得已置之下第熙寧中孔文仲對策指陳時政言最切直且言當尚崇德化王安石惡其說自是制科不復設矣元祐十一年始復行紹聖中又罷既而

臣僚言無以收文學博異之士遂改置宏詞科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試取高宗時雖詔復賢良科未有應者至孝宗乾道七年而蜀山李垢始出且及注疏命題目在幽隱者許監司勤篤焉理宗嘉熙後復立詞學科大抵自太平興國以來科名日重實用日輕以至於後二百餘年舉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入是科者雖檇杙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習之既久上不以為疑下不以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則上諮縮而

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復
議何哉然則於尋常尺寸之中畧出神明特達之舉
稍更闢葺已甚之習薄伸渾厚平直之氣則猶愈於
已也蓋天下之事雖貴於守法而亦不可以一付於
法法者所以抑僥倖非所以抑豪傑也若夫豪傑之
士其德宜爲人上其才宜爲世用人所共服莫敢與
比誰敢攀之誠使朝廷時出而用之以示天下不專
以操筆弄墨取人主之官爵則亦足以補風化隆賞
行扶善人而愧惡子也至於宏詞云廢久矣紹聖之

初既盡罷詩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繇此遂絕始立
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爲詞學兼茂科其爲法尤不切
事實何者朝廷詔誥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
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誥訓諸書是也孔氏錄爲經
常之辭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若乃四
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
筆吏能之而不肯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
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
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

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
之官爵者其人未常知義學未常知方操紙援筆以
爲比偶之詞又未常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
是何所取相承而不能革哉且自熙寧以經術造士
固患天下習爲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紹聖崇
寧號爲追述熙寧既禁其未仕者不爲詞賦而反以
美官誘其已仕者使其爲宏詞是始以經義勸迓之
而終以文詞蔽陷之也士何所折衷耶故既以爲宏
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爲天下
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
之高爵厚祿以與之而已也及使人才陷入於不肖
而不可救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
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

王臨川論曰夫工人之爲業也必先淬礪其器
用揄度其才幹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
之於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
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
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

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
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
牋奏爲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辭而已
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
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
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
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訟襲然後
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
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

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
聲病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爲之策經學者徒
以記問爲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
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于俗故
其父兄勗其子弟師長勗其門人相爲浮豔之
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
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
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
益禮樂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烏能以詳平政

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之哉是必
唯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
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
依漢之牋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不直以章句
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不獨以記問傳寫爲能
然後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學者不習無用之
言則業專而修矣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施
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嚮而不利哉且又有可議

者今之爲教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
毀辱之使不得自成其才何也古者井天下之
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
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之有塾有序有庠有
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弦歌堯舜之道自樂也
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
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
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
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

古今治平略 卷十八
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故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又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况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

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况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故曰。非特不能成之。又從而困苦毀辱之者。此也。

馬端臨論曰。科舉不足以盡舉人之法。然自隋唐以來。入官者皆以是爲進身之階。及其人之賢否。則初不緣此。柳子厚言。今世尚進士。故天下舉歸之。而更其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而從之。尚之以孝弟。孝弟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姚康言。以顏孔爲

心者雖日視淫靡莫能迂其操以桀跖爲行者
雖日聞仁義莫能治其性若膺鄉舉里選亦此
流也若搜茂才異行亦此流也則何必目秀才
爲樸名進士爲薄耶蓋唐人已以此論卽坡公
之意也但變聲律爲議論變墨義爲大義則於
學者不爲無補然介甫之所謂一道德者乃是
欲以其學使天下比而同之以取科第夫其書
縱盡善無可議然使學者以干利之故皓首專
門雷同蹈襲不得盡其博學詳說之工而稍求

深造自得之趣則其拘牽淺陋去墨義無幾况
所著未必盡善乎名雖正經實與前代所習之
詩賦無大相遠欲革其弊在擇師儒之官必得
人如胡瑗者以教國學慎主司之選必得人如
歐陽修者以主文柄則士皆務實用以爲學本
性道以爲文而不爲無益之空言矣

陳同甫策曰文弊之極自古豈有踰於五代之
際哉卑陋萎弱其可厭甚矣藝祖一興而恢廓
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氣而科舉之

古今治平略 卷十八
文一切聽其所自爲有司以一時尺度律而取之未常變其格也其後柳仲塗以當世大儒從事古學卒不能麾天下以從已及楊大年劉子儀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則天下靡然從之謂之崑體穆修張景專以古文相高而不爲駢儷之語則亦不過與蘇子美兄弟唱和於寂寞之濱而已故天聖間朝廷蓋知厭之而天下之士亦終未能從也其後歐陽公與尹師魯之徒古學旣盛祖宗之涵養天下至是蓋七八十年

矣故慶曆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厲學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然丕變以稱上意於是胡翼之孫復石介以經術來居太學而李太伯梅堯臣輩又以文墨議論游泳於其中而士始得師矣當是時學較未有課試之法也士之來者至接屋以居而不倦太學之盛蓋極於此矣乘士氣方奮之際雖取三代兩漢之文立爲科舉取士之格奚患其不從此則變文之時藝祖固已逆知其如此矣然當時諸公變其體而不變其

古今治平略 卷十八
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經○術○學○較○課○士○之
法○又○往○往○失○之○大○畧○此○王○文○公○所○以○得○乘○間○而
行○其○說○於○熙○寧○也○經○術○造○士○之○意○非○不○美○而○新
學○字○說○何○爲○者○哉○學○較○課○試○之○法○非○不○善○而○月
書○季○考○何○爲○者○哉○當○是○時○士○之○通○於○經○術○者○神
宗○作○成○之○功○而○非○盡○出○於○法○也○及○司○馬○溫○公○起
相○元○祐○盡○復○祖○宗○之○故○而○不○能○參○以○熙○寧○經○術
造○士○之○意○取○其○學○較○課○試○之○大○畧○徒○取○快○於○一
時○而○已○則○夫○士○之○工○於○詞○章○者○皆○祖○宗○涵○養○之

餘○而○非○必○盡○出○於○法○也○紹○聖○元○符○以○後○號○爲○紹
述○熙○豐○亦○非○復○其○舊○矣○士○皆○庸○淺○於○經○而○爛○熟
於○文○其○間○可○勝○道○哉○中○興○以○來○參○以○詩○賦○經○術
以○涵○養○天○下○之○士○氣○又○立○太○學○以○聳○動○四○方○之
觀○聽○故○士○之○有○文○章○者○德○行○者○深○於○經○理○者○明
於○古○今○者○莫○不○各○得○以○自○奮○蓋○亦○可○謂○盛○矣○然
心○志○旣○舒○則○易○以○縱○弛○議○論○無○擇○則○易○以○浮○淺
議○者○思○所○以○變○之○其○意○非○不○美○而○其○事○則○藝○祖
之○所○難○而○嘉○祐○之○所○未○及○也○夫○三○年○課○試○之○文

四方場屋之所係此豈可以一朝而變乎然學較之士於經則敢爲異說而不疑於文則肆爲浮論而不顧其源漸不可長此則長貳之責而主文衡者當示以好惡而不在法也昔慶曆有胡翼之學法熙寧有王文公學法元祐有程正叔學法今當請諸朝廷參取而用之不專於月書季考以作成大學之士以爲四方之表儀則祖宗之舊可以漸復豈必遽變其文格以驚動之哉

元初太祖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為本試藝以經術爲先士哀然舉首應上所求者皆彬彬輩出矣然當時仕進有多岐銓衡無定制其出身於學較者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學回回國學有醫學有陰陽學其策名於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賢有進書有童子其出於宿衛勳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於宣

徽中政之屬者重爲內官又蔭敘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選用之科繇直省侍儀等官亦名清望以倉庾賦稅任事者例視冗職捕盜者以功敘入粟者以貲進至工匠皆入班資而輿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保任遠夷外微授以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道雜而多端者歟矧夫儒有歲貢之名吏有補用之治曰掾史曰令史曰書寫銓寫曰書吏典史所設之名未易枚舉曰省臺部院曰路府州縣

所入之途難以指計雖名卿大夫亦往往繇是躋要官受顯爵而刀筆下吏遂致竊權勢舞文法矣故其銓選之備考覈之精曰隨朝外任曰省選部選曰文官武官曰考數曰資格一毫不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資或優陞或回降其縱情破律以公濟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吏弊之所致也順帝至元元年詔罷科舉初徹里帖木兒平章江浙會行科舉驛請試官供張甚盛心頗不平及入中書首罷之叅政許有壬

力爭曰科舉若罷天下人才無望伯顏曰舉子
多以賊敗又有假蒙古色目者有壬曰科舉未
行臺中賊罰無算豈盡出於舉子伯顏又曰今
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科舉取士豈不愈
于通事知印等出身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
千餘名自四月至九月受宣者七十三人而科
舉一歲僅三十餘人太師試思之科法于選法
果相妨乎不也伯顏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
中輟遂罷之時有壬雖力諫而竟爲伯顏傳命

人有過橋折橋之議粹中曰古之人君患不
能知賢才而用之以治天下故設科取士使懷
才抱德敦行者繇之以進若漢之鄉舉里選察
廉對策非一途也然人之德行難知藝能易見
德行者多旨晦藝能者每自衒于是乎聽其所
言以察其所蘊卽其所習以審其所向故唐之
明經進士宋之制策詞學非一科也猶以爲有
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則又卽其言以
攷其實若稽諸古典而本於經不失乎先聖之

旨則有取焉非但取其言語之工文藻之華而已也元之用人大抵偏于國族勳舊貴游子弟故選舉之法久而未行仁宗決意行之繇此中華縫紉之士僅得板十一于千百若謂科舉遺賢才則可謂妨選法則非也彼疾其供張之甚而請罷科舉者真悻悻然小丈夫哉六年復行科舉法至二十六年是科進士優其品秩第一甲授承直郎正六品第二甲授承務郎從六品第三甲授從仕郎從七品兵興以後科目取士

莫盛于斯而元之設科亦止于是歲云

國朝貢舉

明興。高皇帝開天治人，惟求賢之爲急。金陵卽令有司舉賢才武畧之士，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已。令有司曰：上世皇帝創業用武以安天下，守成講武以威天下，而經綸撫治之寄則屬之文臣。哉茲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應文舉者察言行觀德考經術觀業試書筭觀能策經史時務觀政，應武舉者先試韜畧次騎射俱求實效毋虛文有司其申勸秀民及智勇之士豫及時勉學以俟舉焉。

古今通考卷八
卷十八
洪武元年下求賢 詔曰向干戈擾攘疆宇未一養
民致賢之道未講也獨賴一時輔佐之功匡大業於
底定山林巖穴念豈無懷才抱德之賢何急而不列
也豈朕政令靡常國無法守與刑辟煩重人懷其居
與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與不然賢士大夫幼
學壯行欲堯舜君民豈固甘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
定方將與諸儒日講明治道以沃朕心巖穴之士能
以賢輔朕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三年下開科 詔
曰朕特設科舉起天下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

脩博古通今文質相副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品
學識命官焉超中者顯擢使中外文臣一皆由科舉
而進非科舉者不與六年 詔科舉取士終浮文罷
不設令有司察賢才先德行次文藝舉用十七年復
科舉法 命禮部頒科舉新式行焉然科薦並行其
科舉之制諸明經宏詞等科並革存進士一科與薦
舉歲貢爲三途以並用三年大比而賓興之初場試
四書義三道經四道令深於義理之文次場試論一
道觀博約之致詔誥表内科一道判五條觀王體國

法末塲策時務五道觀經世之畧蓋欲酌文質之中
而用焉而具錄三塲程式文上之其會試中式士
天子御正朝制策策焉又明日上具皮弁服
御正朝文武具朝服班侍臚傳賜進士及第出身同
進士出身各有差事訖羣臣前拜賀辭曰天開文運
賢俊登庸卽六卿宣制無是也故進士科特重其會
試不中式者送國子監肄業俟又舉屢舉不第以監
生資入官歲貢法府州縣歲各貢其廩生赴禮部試
試中補國子監生永樂二年會試天下貢士禮部

奏請選士之數上曰朕卽位初姑率其多者後不
爲例又曰科舉是國家取人才第一路不可濫及
且文體毋尚虛浮惟取朴實至三年命學士解縉
等選新進士才識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於是選
脩撰曾棨等凡二十八人應二十八宿而庶吉士周
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
忱爲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給紙劄光祿寺給膳
禮部月給膏燭工部選近第居之仍命縉領其事
上或時至館中程課或召至便殿問以經史諸子

古今通考卷之八
且廣搜奇書僻事以驗所學每五日一沐浴使內臣
隨之校尉備驪從人莫不欣其榮十二年北京請鄉
試始命侍讀曾榮中允鄒緝王之應天洗馬楊得
編脩周述王之此兩京命主試之始 洪熙元年
鄭府審理俞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邇來賓
興率馳騫於空文真才鮮少有年未弱冠即登第人
官雖甚才敏然於修己治人之道固未始辨知也遽
使從政必有率意任情而民受其弊者請 令有司
先審訪博通古今行止端重年二十五而上者方許

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
試加重慎庶士務實學 國家得仁賢之用 上曰
善已與輔臣論科舉之弊也大學士言北人文學遠
不逮南人然自古國家兼用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
方乃南士往往才而浮 上曰然為將奈何對曰試
卷例彌封姓名請自今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百人
南取其六北取其四則南北士皆登用矣 上曰善
北士得進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議且定而上賓
宣德初乃奏行著為令 宣德二年禮部尚書胡濙

請臨軒策士。上曰：設科求賢，國家大事。昔之為君，尚有祝云：願得忠孝之人資。國用今朕之心正如此。潑對曰：陛下心存用賢，且養之有素，必有可當。聖心者已。御奉天殿策試舉人，既發策，退。御左順門，謂翰林臣曰：國家取士科目，為先所貴，得真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藝素，有定論。至朝廷復辨其官才，所以得人為盛。後世惟考其文字，而遂官之，欲盡得真才，難矣。然文章議論，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見者，其言多浮靡。唐虞

取士亦常敷奏以言。况士習視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實，則士習日趨於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於薄。此在朝廷激勵成就之有道也。五年，上復臨軒發策，畢賦策。士歌以示讀卷官。七年，尚書張瑛上言：人才氣運相為消長，不可預為額數。才寡而數盈，其失也濫；才多而數少，其失也隘。疏入，下之所司。又進言者以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不得擢用。令擇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監增開貢例。以後累累行之。正統初，天下教官類多缺員，吏部遂

建議兼考監生補除教職於是僥倖列選往往不稱
師範祭酒陳敬宗以爲縱科舉取人之濫猶愈於監
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額取之於副榜庶幾誨導得
人賢才無滯於是議增會試數鄉試各省有差景
泰元年令各衛官舍軍餘送入學者許入試八月
劉鉉考順天鄉試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
也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
止時論避之是科不拘額數應天中二百名內有軍
生七人明年復免郎中章綸奏增會試額初會試

同考官從禮部推選翰林院官京官教官皆得爲之
至是禮部尙書胡濙言詞林以文藝爲職業專其事
京官繇科第有學行者安兼取之而教官宜免從之
七年順天鄉試春坊劉儼侍講黃諫爲考試官時內
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入試不中選循等遂奏閱卷
不公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加考試高毅
懼儼等禍不測早朝畢特出班言之因召至榻前
白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况不安於命欲構
考官可乎繇是儼等得釋特旨賜瑛倫舉人赴

會試一時異之。天順元年革名是科會試同考試官多出於權貴所薦引及揭曉日錄文繆誤去取徇情謗議洶洶如問仁既是無顏子配祭何如有太王之句是也及廷試策題命李賢代草賢因石亨招權納賄文武大僚多出其門奔競成風廉耻道喪乃以求賢安民二事問欲得真才止奔競以正士習云

成化二年廷試賜羅倫第一程敏政第二陸簡第三倫對策引用程伊川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截去下句倫不

從直聲震於時遂奏各第一倫以上疏論閣臣李賢不奔喪久之章懋莊泉黃仲昭以諫元宵燈火俱得罪外謫時號翰林四諫又是歲會試五經各刻文三篇二場刻詔商良臣輅子也敏政李賢婿時冢宰王一夔以敏政字精楷力薦於李文達宜為第一李曰論文不論書遂取倫第一而敏政次之是科會元狀元咸稱得人內賀欽莊泉韓文熊繡許進林瀚黃仲昭王繼皆為名臣從來得人未有如是科者論者比之唐韓愈宋寇準榜云十二年學士丘濬主會試時

士子有慕學道者或果爲詭異之行以徼名濬因發策言之俾士習趨於正故廖道南謂明與舉業爾雅自丘文莊知貢舉始弘治丙辰命學士王鏊主會試鑿取士專尚經術險麗奇袤者一切屏去弘治間文體一變士習稍端鏊有力焉十七年南國子祭酒章懋疏奏古者太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故人材盛而風俗美我國家稽古制治猶重太學以敦化原洪武永樂年間在太學生徒動數千計其人類多英俊而教育之法至爲周詳計日以通經

積分以出仕布列庶位得人爲多爰及近年生徒漸少計今本監見在之數科貢兩行共止六百餘人其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共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蓋繇積累歲月挨次而升故也誨誘雖勤不無扞格其舉人一行多不肯前來坐監罰雖嚴於遠限彼亦視爲泛常夫歲貢之入監既繇挨次而舉人之坐監又每後時故差撥常患於不敷而教養猶難於見效有養士之名而無得人之實此臣之所甚懼而夙夜不寧者也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

古今通纂 卷十八
人資格所拘英才多滯乞於常貢外令提學憲臣於
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增生員精加考
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
乃以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收五七百人分送兩監
以後量在監人材多少間一行之如此則多精銳可
進之資不貽因循自誤之悔稍做積分之意用申激
勵之方務令文行兼修政教粗舉成材有望附選及
時豈惟差撥恒充固將官使克稱庶乎 國家有以
收養上之効而臣亦少逭尸素之愆也 命下所司

議行 正德戊辰會試鎖院後劉瑾以片紙書五十
人姓名欲登第主司不敢拒唯唯而已瑾曰先生輩
恐奪賢者路耶即開科額三百五十人皆上第已而
焦芳子黃中二甲第一劉字子仁第四皆瑾黨也六
年辛未是歲狀元楊慎大學楊廷和子或曰廷和以
子預試請回避不允而學士李長陽密以制策題示
慎所對獨詳遂首冠時慎以淹博素有才名輿議猶
謂之面皮狀元 嘉靖五年從禮部席書言 詔讀
卷官從公會取不空偏私以官爵爲序又 詔彌封

者不得呈卷於讀卷官而閱卷者不得宿私第六年
從學士張璠請各省鄉試擇翰林院科部官爲之主
考○母○令○權○歸○外○簾○得○以○預○結○生○徒○暗○通○閱○節○是○科○初
變○文○格○以○簡○勁○爲○主○其○程○式○文○僅○三○百○字○云○廷○試
上親策 賜羅洪先程文德楊名及第 上一一品
題卷首各 御批於洪先曰學正有見言謹而意必
忠宜擢之首者於文德曰撥本之論於名曰能守聖
學以爲此知要之說於順之曰條論精詳殆盡於束
曰仁智之用著之吾心此不易之說於瀚曰勉吾敬

一之爲主忠哉六策以有 御批刻錄中十一年會
試禮部夏言條奏三事一變文體以正士習務取醇
正典雅溫柔敦厚之文一責主司以定程式務冠冕
正大有關道體不許裁裂牽綴從事帖括及困以隱
僻有如覆射若士子可錄之文仍 命考官重加裁
正以示模範一簡考官以重文衡報日文運有關國
運近來經義詭異艱深大壞文體其出榜曉諭必純
正典雅明白通鬱方得中式若有仍鈎棘奇僻痛加
黜落三月廷試復 令儀制郎中約束諸士咸拱聽

務正文體諸刻意騁詞浮誕尖裂擯不取而林大欽
獨後至不聞也起不用對肩而文氣甚奇吏部尚書
汪鉉覽而詫之以示學士張孚敬一見曰雖破格甚
明建可誦也取爲第三既呈覽上御批第十一
年禮部議歲貢入國學上曰今後歲貢務選學行
俱優者令與計偕廩士內不可則增附士內選之不
得貢非其人每年禮部奏議貢法上曰督學官曠
職日甚貢非其人自後不入格至三人落級五人對
簿罪之貢士至京不如期者秋月不得補試十二年

夏言奏各省開科各爲鄉試原係有司職務實古人
鄉舉里選之遺意近以京官主試亦一時補偏救弊
之法可偶一行之若踵爲常規又不無弊况考官與
按臣每爭較禮節兢生嫌隙上從其請罷京官主
試令仍用教職後漸法久禁踈遂有遊學矯詐之徒
見他方解額稍多中式頗易往往假爲流移冒籍入
試至有脫逃罪犯變易姓名奔徙營求靡所不至會
試舉人報籍印卷亦有假託族屬改附籍貫朦朧開
具以南作北於順天特甚往往不得府學則謀武學

古今通考卷十八
不得京師則走附近不得生員則求儒士百孔營求
冀求捷徑及其中科回籍則既告路費又告牌坊四
顧罔利真同登壠而其未得者則從旁挾持互相攻
發蜂起浮議呈帖匿名於是下詔嚴覆勒禁止焉
穆宗卽位詔朝廷用人惟求在當其才若徒拘
泥資格使舉人絕望於九卿歲貢不得爲方面殊非
飭吏治作士風之意今後吏部用人毋拘三途但其
才能卓異卽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萬曆初首輔
張居正庇其子登上第而次輔銓宰之子亦邀提携

沿二三科外議所指射果皆得雋而後以權罷臺臣
始疏論俱勒爲民焉十三年復遣京官於各省主
試而內簾不許撰錄外簾不許閱卷蓋主司不分心
於試錄則較閱精而去留必當監臨不分心於試卷
則防檢密而奸弊不生又如兩京監試不許與聞編
號布按二司不許仍充總裁減外簾以省奔命之煩
局各房以杜通同之弊禁積役以屏傳遞之奸與夫
文格之當辨也士習之當正也諸臣所議纖悉俱備
矣然士日趨於詭文體濫觴十六年禮部尙書沈鯉

古今海平卷
卷十八
上疏曰。近來文學漸趨奇詭。及今不禁。恐益灌漬人心。浸尋世道。蓋人惟一心。方其科舉之時。既可用之。以詭遇獲。禽逮其機。括已熟。服役在官。苟可得志。何所不爲。是其所壞者不止。文體一節。而亦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宜申飭以遏狂瀾。何則。言者心之聲。而文者言之華也。其心坦夷者。其文必平正。典實其心光明者。其文必通達爽暢。其不然者。反是。是文章之有驗於性術也。如此。唐初尙靡麗。而士趨浮薄。宋初尙鈎棘。而人習險譎。是文章之有關於世教也。又如

此。祖宗時出題刊文。務依經按傳。文理純正者爲式。故今鄉會試進呈錄文。必日中式。則典雅切實。文理純正者。祖宗之式也。今士子之爲文。式乎不式乎。自臣等初習舉業。見有用六經語者。其後以六經爲濫套。而引用左傳國語矣。又數年。以左國爲常談。而引用史記漢書矣。史記窮用六子。六子窮用百家。甚至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語而用之。鑿朴散純。離經叛道。文章之流弊。至是極矣。乃文體則耻循矩矱。喜創新格。以清虛不實講爲妙。以艱澁不可讀爲

工用眼底不常見之字謂爲博聞道人間不必有之言謂爲玄解苟竒矣理不必通苟新矣題不必合斷聖賢語脈以就己之鋪叙出自己意見以亂道之經常及一一細與詳明則語語都無深識夫出險僻竒怪之言而謂其爲正大光明之士作玄虛浮蔓之語而謂其爲典雅篤實之人可乎如謂人自人言自言也則以文取士者獨以文而已乎抑孟子之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豈無稽之言乎臣等不以文爲重而以世道人心計心竊憂之常謂古今書籍有益

於身心治道如四書五經性理司馬光通鑑真德秀大學衍義丘濬衍義補大明律會典文獻通考諸書已經頒行學宮及著在令甲皆諸生所宜講誦其間寒素之士不能徧讀者臣等不能強博雅之士涉獵羣書者臣等不敢禁但使官師所訓迪提學所課試鄉會試所舉進者非是不得旁及焉仍祈勅其各省直提學官持衡一方高下在手轉移士習尤爲緊切如使膠庠之所作養者皆務爲險僻竒怪之文而開科取士之時欲合乎平正通達之表無是理也乃

古今通考卷一百一十八
往時止於臨舉稍一申飭而小考則任其變亂程式
置之不問是謂濁以源而求其流之清也得乎自今
勅提學憲臣惟務以正文體端士習轉移世道爲已
任而不以厭常喜新標奇覽異取決於口耳聲名爲
諸士倡而督學之考課一視其能正文體與否以爲
殿最焉 詔實施行明年正月禮部郎中高桂奏謂
我朝二百餘年公道賴有科場一事自權相作偏
公道悉壞勢之所極不能亟反十年前張居正挾私
求進倖門四啓私屬公行王篆朱璉等尤而效之若

以爲定例牢不可破者何哉見聞熟而積習之私難
挽也且明憲在前 國法在上而犯者接踵相繼致
富室有力者曳白可以衣紫寒酸無援者倚馬不得
登龍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平也大抵今之科
舉壞亂極矣士子以僥倖爲能主司以文場爲市利
在則從利勢在則從勢錄其子以及人之子因其親
以及人之親遂至上下相同各義掃地 洪武三十
年學士劉三吾紀善白思誥等主試至有物議
高皇帝震怒一遣於邊一棄於市 聖祖豈無意而

重處之哉。正謂開科取士，國家大典。此而作奸，則無奸不作矣。此而營私，則無私不營矣。伏乞勅下九卿會同科道官，將試卷逐一檢閱，其餘跡涉可疑及文理疵謬者，通行議處，以嚴將來之防。庶公論可明，倖門可塞，衆憤可泄，數十年之錮弊爲之一清矣。

王世貞論曰：兩漢之世，文武之用非一途，選舉辟召，署吏積闕，往往雜進。晉世始重門第，而中正之設尚隱然。三物之遺，江左則王謝朱陳，北方則崔盧李鄭，門第之勢益專而不可反。隋煬

矯之，設科取士，白屋韋裳，稍一氣吐。唐宋因沿，雖登進尚廣，而途則日益重矣。元興自朔漠，以馬上得天下，固不盡廢宋舊，而省臺之正皆委臆於其族類，科舉之榜分爲左右，右羗虜而左中國，掾吏分進，辟署惟意，是以吏治若亂絲而不可整。高帝之初，或致禮網羅，或收由杖，篁皆朝起，鑣來夕登，旃席。洪武三年，取畿內諸貢士，尋未及會試，而官之明年始復試，得進士吳伯宗等，以爲諸儒生多未脫佔憚，無益天

古今通考
卷十八
下大計罷之。又十三年而始更布條式。載在令甲。二百年來。公卿大夫之業。皆出於此。易代之際。灼然名臣至公。卿者有焉。至如楊士奇之擔簪。劉中敷。楊善之版築。夏原吉。郭進。胡儼。吳中。呂震之應鄉書。而其後遂寥寥矣。世久事殊。法網微疎。孽牙其間。奸竇滋啓。而司水鏡者。往往門互市田。更買奴。亡不稱關節。而得揚揚與經生。伍相門。統袴薄。璽郎夕拜。而不就。乃至校萬乘之臂。而奪其鼎。談之酢齒。聞之扼腕。蓋至今

尚未艾。云言路諸臣。抉摘頗峻。人主亦微覺之。而當事者以弗便。已弗竟也。然合前後之科第。而衡之。其間得人亦已多矣。弇州又議曰。士之在天下也。語因革。則聘召降。而爲周之書。升書升降。而爲漢之四科。四科又變。而爲明經文學。其不能使不變者。勢也。論差等。則明經文學。不如漢之四科。四科不如周之書。升書。升又不如古之聘召。其不能使之必同者。亦勢也。必謂今之不同於古。是隨衆習非之

人其道太濶而不可長矣。必謂今之盡同於古，是矯世戾俗之人，其道太泥而不可行矣。豈知核之以實，則今亦古也。而徇之以名，則古亦今也。今好古君子憂科舉不足以盡人，而議欲更之，是無見於敷納，以言見於虞書，合語言揚木於周禮也。我國初求賢甚廣，不拘常格，或賢良方正，或山林隱逸，或懷才抱德，或文學才行。自洪武三年特設科舉，務在博通古今文質，得中親策於廷，而授之以官。至十七年頒行。

科舉程式，士各占一經。經必兼四書，惟至子濂洛關閩之學，以端其本。兼明諸史百家之言，以策其才。可謂得虞周之遺意矣。二百餘年，凡建洪勲彰茂績者，皆繇此途以出。科舉何負於人哉。使居今之世，而欲復古之聘召，吾恐詐僞橫生。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大抵上之人重聘召，則以聘召應。重科舉，則以科舉應。漢法近古，吾無議焉。唐之韓愈、陸贄、張九齡、姜公輔，皆興于文學，而未聞唐之士復有賢于敷子者也。宋之

古今治平略 卷十一
韓琦富弼周必大呂祖謙皆出於科目而未聞
宋之士復有賢于數子者也○今吳與弼陳憲章
論薦之后○蓋已遼遼迥絕矣○而科舉中又未常
乏人也○顧上之人實與不實得人與不得人之
間論之耳而不必較于聘召科舉之同異爲也○
上之人振篤實則浮靡化上之人獎恬退則奔
兢消上之人先行諡則名檢飭上之人重廉耻
則頑鄙遠然則士之不慙非士之罪也○鼓之無
其道也○苟於文辭之中而寓激勵之意則天下

人才不患不如古矣○陳子謂聖賢未常妨于科
舉之文○朱子謂科舉非能累人人自累乎科舉
誠哉是言矣○彼謂入是科者○雖檮杌饕餮必官
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亦棄○豈未聞二子之言
乎

梁斗輝議曰○史稱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官大
備○迺其取士之方不外九德三物○漢未遠古○既
令郡國舉孝廉賢良茂才明經而六郡良家子
弟又各因才力爲官○唐宋自進士制科外間常

古今治平略 卷十八
許大臣辟召諸人薦舉然鄉舉里選之意僅存
什一於千百缺有間矣愚因歷稽往牒三代以
前未常論詞章也詞章自隋煬帝始唐末路益
浮薄焉未常鬻爵也鬻爵自秦政始漢晁錯因
議入粟實邊孝靈西邸益浸淫焉世祿不世官
恐未必賢也自漢章尚闕閱魏文定九品五代
沿襲唐猶不故貴游子弟徒以門資取優望世
風一變士習愈下雖韋彪劉毅陸贄楊綰歐陽
修范仲淹諸人不能挽其流弊天啓休明運鍾

聖祖起濠梁清函夏皆所扈從莫非鷹揚虎眈
如雲如雨然猶側席幽人翹翹車乘貢望於金
華青田鎮江壺關信臣國士攀鱗附翼是時諸
科甚設有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通經
孝廉才識兼人等科有稅戶耆民入仕例薦辟
特重或遣廷臣分行采訪或令有司旁求
敦請文武夾維科薦並行正雜咸用宏謨曲筭
博○大○精○詳○遵○行○日○久○寢○失○初○意○乃○始○右○文○於○武
武○以○文○故○畸○輕○重○科○于○薦○薦○以○科○故○漸○廢○卑○吏

不得齒縉紳而彼亦苟且從事無復振拔之思
 矣自非率由祖制其何以廣薪爇而收馮翼
 孝德之用乎且科目之設非獨掄文要以覈實
 是故建學于先開科于後明作人必始于學校
 育真本也題本經書日宗註傳令學者有所統
 一崇正學也學專一經而六藝兼習科分三場
 而五事兼試令學者不徒以文藝相矜詡貴實
 用也而又禁四六之文定社學之規勒臥碑于
 黌序以示遵守良法美意森然具備列聖相

承代有謨訓而得人寢不如國初蓋由主司
 因循時尚未深察太祖之意也太祖
 之意原因文覈行而今則徒以文原以科濟薦
 而今則徒以科是以業舉者連編積牘月露風
 雲或通于經義而後場多疎或各為學究而實
 用罔聞又其甚者各掛孔孟之藉而陰附諸子
 百家為高割裂程朱之語而掇拾南華西竺為
 奇放言恣論蕩行奔簡以之家修則心術壞施
 之廷獻則政事廢先臣崔銑有云科目而得人

古今治平略 卷十八
若博之中呼其失人若博之遭負蓋非有參驗
之詳觀察之可賴也嗟夫 國家設科爲羅才
計也乃猶不足以得士又况于歲貢監生吏員
武弁乎歲貢嚮以郡邑之彥肄業成均僉號得
人故宋禮致尚書多豎立今掄選舊制行罷數
易而專累歲月冬日暮途窮循資選授教職鮮
有雋才入成均者矣大學夙號賢關往時忠節
如鐵鉉廉貞如師達皆用是典何者繇於選也
自 景泰中始有納粟納馬等例于素封之家

携阿堵而雁行課業傲書曳白請代涵養設施
顧安所與且中書清銜也半爲此輩龐雜太常
典樂鴻臚司朝儀也盡爲此輩營充西園成市
莫此爲甚若者不汰源未可清也古者辟掾吏
故與士大夫無甚異 國初以身家無過善書
者勻充其藩憲府衛州縣所署置猶有辟舉遺
意乃其崇者不過七品多用爲掾幕監當筦庫
之職非保舉不得爲州郡 宣德 正統間徐
晞况鍾雖登入座領方面然晞奴顏閹振矯

古今通考 卷一百一十八
旨敘遷論者唾之今則又有不然者自始爲吏先責其輸納提控而下至于吏典止以所納之貲第其出身之等故裴馬之子與市賸之人蠅營羶慕巧者輒弄其刀筆竄改成案若者不創源未可清也國初武臣嚴比試于世胄廣招揀于俊乂故將才充斥後武學之建徒具虛文武舉之科鮮裨實用所取者惟是官舍替襲乃新官不比試舊官比而不嚴致令純袴債帥縮朒不堪廉耻相冒如金吾羽林等衛天子親

軍也富者交勳戚中貴人而招搖好作貧者孱弱襁褓九邊將領省直官旗所稱略闕方召義死鼓綏者曾幾何人若者不一振刷之長此安窮也噫自薦辟廢文有三品以取士而所重惟科舉武有兩途以取士而所重惟世官然皆不足以盡天下豪傑國家亦何賴焉愚以爲揀目前之弊則科舉之法宜申也圖經久之規則薦辟之制宜復也今議科舉者曰燒燬異說嚴生員降黜之例矣重主考分經之選矣其法可

古今通考卷一百一十八
謂詳密然此皆防其流也未清其源也今夫五尺童子驕語柱下漆園桑門琳室謬解含珠禪偈滿紙津津自謂上乘父兄師長恬不知恠輒命奇穎薦紳先生鳴道率人亦藉此爲金鍼巧度彼尤此效轉相成風愚竊謂禁於臨場考校而不禁于平居肄習非禁也何者其肄習者其先資者也禁于書生小童而不禁于學士大夫非禁也何者學士大夫人之望也請自今脩復社學教民小學孝經大誥律令重師儒必得

人如曹端魏驥者躬行訓誨其郡守縣令民之師帥自專設督學有司遂委而不治故邇來守令鮮興教化督學閱歲一至事煩日少無裕施教士習益荒空令敷教責之有司考覈付之憲臣其督學使者必若孫鼎之貞孝陳選之清方每歲縣令察舉民間子弟通經書性惇行謹者縣上之守守上之學憲輕滑者雖才不錄生員按季月考亦茂選德行而後及其文一如三等薄規非上等不得應貢舉又嚴諭士大夫雖解

官歸毋得好仙佛鼓其說以惑人夫然則日改月化漸歸淳龐本源既清未流自挽誰復以鉤棘之談異端曲學之說爲主司應者時遇大比校藝尤宜恭慎務在遵祖制發明聖真期適於用毋輕收奇儻恐開異教之路有不率者繩以近日題准事例至歲貢一途在今日尤難必俟與選間行文與行遞收令士負雅操具俊才者隸之辟雍而教養之待其才成而後官之監生則清開納之積弊吏員則祛市井之下流而

一于選拔有異才不難破格擢用令得售其所長而勉其所不足其武臣之選亦須嚴重無論新舊官一遵初制比試申馳射使鎗不中之罰五年一考軍政必量才力然後禪以屯印毋令屬託者得夤緣其間武舉先韜畧次騎射要求實效毋虛文如是則師師濟濟與桓桓尅尅交相奮庸亦庶幾安寧長久之術哉必德行道藝卓犖有聲當世者乃以聞得賢受上賞蔽賢蒙顯罰重申連坐之條使不肖者不得玷薦剡大

賢起以玄纁蓋取士而由薦辟是以行不以文
 以賢不以世以禮羅不以財鬻較諸文之科貢
 武之襲替併諸雜流其得人更何如者抑因是
 而有感于古今人之不相及焉古昔盛時列國
 爭辟士士以此自重輓近世士醜其行自銜自
 媒客難賓戲解嘲固常慨之唐藩鎮猶得辟士
 故昌黎送見辟者序嘉士大夫相與以有成也
 今上以空文求士士以空文見投牒自試則士
 輕棘院禁嚴則上輕士而欲士風之振在位之

彬彬多賢也胡可得哉

古今治平畧

卷之十八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八終



